

方以智與陳子升

饒宗頤

方以智當南明之世，寄居兩粵，粵中詩人如屈翁山、陳恭尹、陳子升，皆與往還酬唱，而密之與子升關係最為密切。

吳郡李樸為陳黃門（子升）六十序云：“辛亥，先生入黃山、青原，訪熊魚山方密之，為方外之遊。二公宗門中所謂藥庵、藥地者也。”子升字喬生，廣東南海人，子壯弟。隆武時以貢生薦授中書，永曆間，官至兵科右給事中。兩粵陷後流轉山澤以老。子升於康熙十年辛亥，嘗赴青原，而密之適於是時下世。子升詩集曰中洲草堂遺集（收入粵十一家集，詩雪軒校刊本），其卷十四有“之青原訪藥地禪師，留別諸子”二律，末句云：“舟程一發欣相見，雲際松寮月上時。”似是將赴青原動程前所作，留別諸子如屈、陳皆有贈詩。翁山詩外五，送陳五黃門訪藥地禪師二律：“此日宜高臥，浮山與爾期。”（編年詩在辛亥）恭尹獨漉集三增江後集，送家中洲之青原訪藥地禪師七律，句云：“遠興忽生黃翁節，舊心期對白頭僧。若到吉州攜手地，石橋新瀑半為冰。”是子升赴青原，乃在秋季也。溫爾撰獨漉年譜以此詩繫於十年辛亥，亦合。子升集是卷有哭藥地和尚七律云：

青原山色皖江湄，不道來尋是別時。世出世間雙淚盡，吾師吾友一心悲。難趨覺路呼元伯，謬以音聲見子期。從此無生的須學，淨名仍要藥王醫。

子升抵青原，密之已前卒，故云“來尋是別時”，藥王暗嵌藥地名字。中洲集卷五又有客中詠高士，序云：

僕度嶺，訪友于青原不遇。遂如吳門，還至南州，乃哭之萬安，因作二高士詠以見意焉。

彼至青原，密之方罹難不獲遇，迨密之卒于萬安，子升諒視其喪，故云“哭之萬安”。二高士者，一為梁伯鸞，一為徐孺子，以二人比況密之，其時殆深有所隱諱。子升集卷一有西江歎逝賦，亦為密之之作，文中有自注。略云：

仰幼矜以求侶兮，膠投漆曰黎卿。（原注謂黎美周名遂球也。）迨年長而遙懷兮，方倩輩其來并。（注謂藥地禪師本姓方，名以智字密之。）猗方高而黎遠兮，允虎步而鳳鳴。黎甘于九死兮，方歸于無生，俾予孑然其孤而莫扶兮，若鼎足而兩傾。（注黎殉節而死，于方則無注。）吁嘻嗟嗟！八桂之

山兮，板橋之鄉。（注黎所生之處）皖伯之國兮，浮渡之陽。（注方所生之處）二子生此兮，尋之茫茫。緬紀之丙戌兮，奉皇華于東路，遵章貢之江澁兮，聞旌旗之顛仆。嗟美人之奮厲兮，愴成人其必赴。越五五之變遷兮，（注五五謂自丙戌至辛亥二十五年也。）留關士于青原。吾將叩丈室于祖庭兮，證十喻于法身。溯洄從其遠在兮，羌失之乎萬安。（注縣名）夫何二子之委蛻兮，後先而棄予。……

評曰：吉兮贛兮，（注二郡名）交卜其鄰。德可以不孤兮，獨吾慚桑戶之返真。

此為有關密之卒地最重要之文獻。文云：“失之乎萬安”，又云“吉兮贛兮”，俱足為密之卒于萬安之確證。驗之方中履歿鄰偶存序云：“辛亥，先君及于難，履守喪萬安，祥而後返葬。”而何氏至樂樓藏密之為中峯繪截斷紅塵圖軸，方苞畫跋，亦言“疊逢患難，談笑自如，卒于萬安，歸葬浮渡。”又中履於宗老臣梅先生七十壽序云：“既而惶恐灘頭，先公完名全節以終。”以上各資料，所言均一致，已見余英時教授密之晚節考。子升且言哭之萬安，實曾履其地而弔其喪，故萬安為密之卒地，可以論定，子升不當為其證人，以此足見余說之確。

惟其死因，則頗費解。子升賦中但云“歸于無生”，又曰“委蛻”，曰“棄予”。為隱晦之辭，似其時難已平息，故子升得以參預喪事，而中履且得歸葬之于浮山。方苞但云疊逢患難，談笑自如。而曾青藜為石濂（大汕）上人詩序云：

吾聞靈澈以詩遊京師，緇流造蜚語，激動中貴人，由是得罪。無可大師亦以文字幾罹不測。（六松堂文集卷十二）

似密之乃以文字得禍，云“幾遭不測”，其事發後，終必疏解，故子升無所顧忌，既於青原不遇，仍臨弔于萬安。且在上列詩文，終無一語道出其死於不測，不似方中通題結粵難文言“鐵錚錚，寶刀鳴，同父死，同父生”之呼冤慘痛。但細觀中通論交篇贈佟儼若，有云：“一片據我陳情詳撫軍，三省羽書急如箭，粵西題請請再三，江右釋父，江左釋男，可憐我父生前受名累，身後患難尤難堪，又賴佟公詳上力，破巢完瓦餘喘息。”則其賴佟等之營救，事終得解，甚為明顯。

近見詰勇氏談方以智粵難，引王夫之搔首問，責方密之在粵時，人皆以通脫短之，謂此言“其國難當前，身居挨席，聽歌豪賭，笑謔浪遊，猶為貴公子故態，故疑其粵難之禍，根在于此。”（明報月刊91期）按密之通脫之事實，據瞿式耜族弟共美（叔獻）六十初度自述八首自序云：

昔在粵時，與桐城方密之之相得甚歡。一日，余與密之裸程披髮，闖大司馬門，效漁陽三搥，張別山（即同敞）倉黃從別竇出，造留守府言狀。大師則置酒

小東皋，召我兩人，意欲別山面規我兩人耳。密之則拍檀板，肆口高唱。余則坐小石布棋局，張亦無可奈何。靖江府梨園妙絕天下，每酷暑，余與密之往觀，酌酒獨秀山下，時樹色湖光，朱牆畫壁，相映爭奇，如蓬萊閩苑。密之道京都宮殿微道，歷歷在目，手指目談，令人想見西京盛事。既而慷慨悲歌，以李山人自況。而謂余曰：先生意氣千古，自視為何如人哉？（見陳瑚離憂集海外畸人瞿共美詩。峭帆樓叢書本。）

此段描寫密之在桂林時之生活，繪聲繪影，徵歌縱酒，故時人以通脫病之。然陳子升五子詠方簡討密之云“簡討慷慨人，采芳自芬馥。……醉搥漁陽鼓，悲寫清商曲。”亦有所為而發。及為僧住金陵高座寺，劉公鼐（體仁）見之，則衣壞色破衲衣，行纏束腰，已居然苦行頭陀。（池北偶談）前後判若兩人矣。禍難之起，當如曾青藜說由于文字賈禍，較近情實。

中洲集卷末錄宏智寄喬生（即子升）二札，轉錄于下：

一云：去年得札，捧味詩章，明月披帷，鷄鳴不已。弟泐數行，付劉叔導轉寄煥老處。新年數日，又接懷古之什，即此遣放，即此薪火，正須以無古無今，一規視之。濟世超世，自是兩端，然大人致一用兩，未嘗不代明錯行也。十年來，為他人評莊，乃合古今而炮之，讚謗竝列，隨人自觸，安于所傷乎？業緣難避乎？竿木泥洹，亦何暇更作計較耶？因寄炮莊一部，別刻數種，請正。有高興為批數語，見示，為望。

又一云：青原得一瀑布，愚山目為小三疊，又起一歸雲閣，今志已成。喬生、元孝二公，何可少此一句？適有鄭水景黃粵遊，皆劉晉卿先生之孫也，幸揮毫付之。

此二篇可補密之晚歲作品之缺，殊足珍視。炮莊為密之晚年思想結晶，康熙間此藏軒刻本，原四冊，第一冊即總集各家評語。（成都美子林排印本缺之，為不全本）蓋成書於青原，蕭孟昉為之鐫板，有刻炮莊緣起，述其宗旨。以炮為書名者，殆取雷公炮之義。密之自其先祖即習醫，彼亦能診脈，浮山集中有醫學自序一篇，可檢其淵源所自。故又以藥地為號。子升挽詩有“淨名仍要藥王醫”，以藥王許之，所以尊之者甚至。其哭藥地詩，一則云“一過伯通橋，夫君洵我師”，再則云“吾師吾友一心悲”。子升於桂王都肇慶時，官兵科右給事中，與密之為同僚，而竟以師禮事之，具見其服膺之篤。密之以炮莊寄子升，請其批數語，嚶鳴之感，至今誦之，彌覺可親。此函雖短，而論濟世與超世兩極端可合而為一，其積極意義特於致一用兩之旨發之，尤足引起後人之深長思也。

第二札，為青原小三疊瀑布徵詩于喬生（即子升）元孝（即恭尹）。今子升集

卷十七有遙題藥地禪師青原新得瀑泉四絕，自注施愚山目為小三疊，即密之而作。陳獨漉增江後集於送家中洲之青原一首之下，即為寄青原藥地禪師七律，句云：“新疏瀑水虹千尺……猶有為霖舊時望”，仍以霖雨蒼生許之。是首為康熙十年作，密之行遽卒矣。屈翁山詩外亦有藥地禪師以小三疊泉請予題長句七古，感舊集七，汪楫（楫字舟次，江都人，出使琉球，見清詩紀事卷四）有荆樹行為無可大師賦。又有詩送李九洪、徐孝持入青原觀瀑布，足見密之嘗以青原小三疊廣徵四方題詠，聲氣既廣，誤會遂多，置身方外，而遊于方內。密之超世而不忘濟世，斯亦賈禍之由也。是札中又有“今志已成”一語，志即指青原山志，此舉始於笑峯和尚，至密之遂踵成之。施愚山文集卷二青原山志序云：

前十餘年，笑峯禪師始創為山志，屬草未竟，其徒因而增輯……自明至今，作者遂多，余嘗芟其十一，病未卒業。會藥公來主是山，故以歸之。公出其餘力，搜括岩穴，網羅舊聞。范形勝則周，傳古德則核，列詩紀文辭則詳以雅。……合為青原山志，其先後編校相助有成者，則陳伯璣、宋商玉、郭入回諸子之力與焉。

青原山志經已刊行，其書今尚有存者，此密之居青原時造述之一，實由施閏章有以助成之。

子升集中尚有其他涉及密之之作。卷四有五子詠，其一為方簡討密之以智。此蓋效顏延年之五君詠，同時陳名夏亦有五子詠，桐城方密之亦在其列，（晚晴簃清詩匯卷二十二）知當日為此題目者，不止一人，子升、名夏兩詩皆作于密之未披剃之前。又子升集卷十一有寄方密之學士七律，句云：“桂林西去雪雰雰，皖國殘山轉鬱雲。”時密之居桂林。卷十七寄無可上人絕句：“試望江南秋色裏，一僧揮塵石頭城。”則密之在金陵，池北偶談謂其曾住金陵高座寺，正是時也。卷四答亡可上人，有“蒼梧空碧雲”句，則又密之初為僧在梧州時也。卷九答無可大師有“平生皖城友，當世白蓮師”句。卷十二寄方密之，自注時為沙門，有“潮生白下聞仙梵，葉墜樅陽見舊廬”句，此詩次于己亥書懷之下，己亥歲暮之前。知為己亥年作，即順治十六年也。

子升與密之往還之什，大致如此，足見兩人交誼之深。陳獨漉集中只有二首，已見上引，皆康熙十年辛亥所作。屈翁山編年詩，除辛亥送子升訪藥地之外，尚有庚子（順治十七年）“白門秋望”詩下有“遊中寄廬山無可大師”；辛丑春客會稽，登秦望山（在浙江杭縣南十二里）寄酬廬山無可大師，（均詳汪宗衍撰屈翁山年譜）彼輩與密之來往，不若子升之款密。

密之在青原之居停蕭孟昉，子升亦有詩贈之云：“心過虔江汨汨流，一峯晴處且

夷猶。……藏書自秘誰看得，聞說高僧共一樓。”高僧即指密之。是詩次於雄州贈陸孝山太守，過豐城簡陳元水諸詩之下，似為之青原道中所作以寄蕭氏者。其前又有寄贈泰和蕭子句云：“名家最是蕭居士，往往名山衲子稱。”此蕭氏當指孟昉，當時蕭氏一家喜與縵流締交，蕭為巨富又多藏書，士林開士多歸之。孟昉即蕭士瑋（伯玉）之侄。錢謙益與蕭士瑋往返尤密。崇禎癸未刻本初學集，有士瑋讀後題記七則。謙益為士瑋春浮園集序稱伯玉遺石濤僧貽書，勸其研心內典。有學集卷四收石濤上人絕句十四首，并附跋尾，蓋作於辛卯。（順治八年）劉獻廷廣陽雜記謂：“蕭孟昉，富可敵國，然能應接四方之士。（彭）躬庵先生每過其家。後因韓大任在吉安，應接其糧餉，上問及之，而老于罔聞焉。”易堂諸子亦與蕭孟昉交往。至其訟事，乃緣韓素，與密之無關。然密之康熙十年受禍，孟昉有復壁之義，見方中履祭文），致船山誤傳密之卒于蕭氏之春浮園。子升之菴青原，于蕭氏企慕者深，故有詩寄之。

牧齋與密之亦有往還，有學集卷三八復方密之館丈書有云：“中歲皈依，慕年策勵，老老大大，摸索得這幾句沒志氣話頭，正不堪可道人升師子座一棒趕出耳。”時密之已披剃矣。又云：“古人所謂心易，己易也，學易者于此求之足矣。……想過庭時聞之，當笑狂夫老更狂耳。”牧齋易說，此函可見一斑。密之大父方大鎮湛深易學，父孔炤繼之，著周易時論合編，牧齋稱過庭聞之，即指此耳。又有學集卷五十題無可道人借廬語，略謂：“無可道人踵金華（宋濂）之後塵，其人與其官皆如之。遭遇喪亂，雜髮入廬山，披壞色衣作除饑男，又何其相類也。”末署“癸巳元日海印弟子某”癸巳即順治十年（1653），此二則可補密之在廬山事蹟，故並及之。

牧齋為陳子升詩序，因及乃兄子壯，謂“讀喬生之詩，而想見其已事，慟哭誓師，創殘飲血，既已怒為轟雷，笑為閃電。”（有學集卷二十）可謂慨乎言之！

子升哭藥地詩有句“謬以音聲見子期。”則有伯牙人琴之慟，蓋子升工操縵，自撰琴操曰水東遊，徵意，凡八段，其譜具存，見集卷二十一。明季粵人能琴者大有其人，自為譜如姜白石者不數數邁，若子升者，尤其佼佼者矣。

一九七三年九月一日於星洲

比讀方密之浮山集，曾草“方以智之畫論”一篇。及見余英時教授“方以智晚節考”，喜其考證詳密，發潛德之幽光。嗣見陳子升集，可以補苴者尚多，集末附宏智寄喬生兩札，更可為方氏晚年文選增入重要資料；因撰此篇，讀者視作余書之蛇足可也。

FANG I-CHIH AND CH'EN TZU-SHENG

JAO TSUNG-I

Professor Yü Ying-shih's recent book, *Fang I-chih wan-chieh k'ao* 方以智晚節考, throws much new light on the last years of Fang, scholar, thinker literary figure and Ming loyalist, especially on the circumstances of Fang's death (probably by suicide) in Wan-an, Kiangsi. This article provides supplementary information and discussion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Fang and his friends, particularly Ch'en Tzu-sheng 陳子升 of Kwangtung, who seems to have gone to Wan-an to mourn Fang shortly after his death. From Ch'en writings, one can reconstruct the clos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two. Ch'en greatly admired Fang's literary talent and his extraordinary attainment in philosophical thinking. He also understood Fang's occasional display of romanticism in life style as concealment or sublimation of Fang's cherished loyalty to the defunct Ming dynasty. This article also offers additional information on two works by Fang: his comments on the *Chuang tzu*, entitled *Yao-ti p'ao Chuang* 藥地炮莊, and the *Ch'ing-yuan Shan chih* 青原山志, records on the Ch'ing-yuan mountains, in which Fang stayed as a monk in his last years.